

亂世女豪



上海學藝出版社

社會小說亂世女豪序

亂世女豪

光明與黑暗，憑吾人以眼別之，盲者無與也。彰善而癉惡，賴吾人以心識之，昧者不顧也。然盲於目者，可不昧於心；而昧於心者，不但盲於目矣。天下事孰非與人以可見者哉！盲昧既深，因私己而滅沒其良心，則其人之品德，必日就墜落，而不可救藥。約翰一書云：『在黑暗中行，不知往何處去，因黑暗使他眼睛瞎了。』其福音書又云：『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卻不接受光。』由此觀之，吾人行事立身，當日就光明；若願趨黑暗，反背而行者，卽生死關頭之所由分也。今觀亂世女豪一書，其中所敘述主要人物梅提多與羅麥娜二人；羅麥娜女流，然其對於社會，對於家庭，皆足以示人模範，驅除黑暗，令人就光而得生命；獨惜提多之爲人不能脫離曖昧行爲，時周旋在黑暗中，卒至臨於絕地。論其初凡百思維，求得一己之幸福者，同歸夢幻泡影，最後零落之家庭，尙賴有羅麥娜維持調護，而爭存於亂世，實羅氏信主之一念，得生命之光，而有以救之者也。其書爲英喬治氏著

，中藏有意大利當時社會情形甚夥。美亮月樂女士節刪之，與同工等共譯成今本，分二十章，前後共五萬三千餘言，實有功於社會人心之一大著作也。鄙人得先觀爲快，爰特將書中精義，略約言之，弁諸簡端，以介紹於世之閱者云耳。

民國十八年十月中旬束米如序於上海廣學會

序

亂 世 女 豪

1

當歐洲復興的時代，佛連色城要算最盛了；就是現在世界，亦沒有一國可以比得過。凡偉大建築，精緻雕刻，以及文字圖畫，種種美術，無所不備。人才很多，如最有名的詩家但梯，亦出此城中。這本小說，是一名女喬治愛那特所做的。那時城中首領，爲意大利各城中著名的長官，很保護這些美術，他名爲麥德西羅仁叟 *renzo de medizi*。祇因那時羅仁叟新死，佛連色城奢華太甚，教士薩弗羅特爲出而傳道，要用他的靈性，改變全城風俗，所以他一生願爲教會受苦，甚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他的宗旨，無非要把基督傳遍佛連色城，成一真正上帝的天國。書中情節，正合此時中國社會現狀。中國當此時代改變之際，一般好古的學士，專崇拜一切古時書籍和美術，見新文化的運動，覺得非常悲慘。此種人正與書中巴多略相似。我知此種人死後，那些新學家必不能繼續他們的位置和工作。不但如此，中國最大危險，就是許多青年新人物，雖受過很多的教育，各抱莫大志願，然往往不肯

犧牲一己，爲國家謀公益，反要犧牲國家，爲個人得權利。此種人與書中的梅提多又很相同。所以這提多結果，應當給一般青年人做一面鏡子，並使他們見了提多妻子羅麥娜，知道一國的女子，若都有道德，都是強壯的，其國家必不致演出衰敗及將要滅亡的景象。我今最大盼望，就是在我們中國女同胞的道德及強壯，故命二三女弟子共將此書譯出，貢獻全中國各界青年婦女。所望諸位讀了以後，能殷仿效這羅麥娜爲人，如此，就可對我們的家對我們的國對我們的社會對我們的上帝了。此書是英文文學中極有價值之作；但其中有許多事實，不合中國社會情形，故有幾處刪去，幾處節短，還望閱者參考原本，有以教之。

美國亮樂月謹識於上海靜妙園

亂世女豪目錄

亂 世 女 豪

1

- | | | |
|------|-------------|-------------|
| 第一章 | 佛連色首領去世 | 梅提多書記安身 |
| 第二章 | 一飯恩留心到村女 | 拜香客帶信驚提多 |
| 第三章 | 棄義父贖罪無期 | 思幸福求親有效 |
| 第四章 | 兄妹深情修道院殷勤探病 | 賀蘭獻祭鬧市場遊戲證婚 |
| 第五章 | 受十架婚姻鑄大錯 | 賣戒指寶物離己身 |
| 第六章 | 畏阻撓速成聘禮 | 思異兆不去胸懷 |
| 第七章 | 鳴鐘革命專制改共和 | 鎧甲防身老人驚年少 |
| 第八章 | 賣遺物提多露惡意 | 漏消息特沙留老人 |
| 第九章 | 薩弗羅多方宣講 | 羅麥娜定志離婚 |
| 第十章 | 尋仇人藏身盧府宴 | 動怒氣忘懷希臘文 |
| 第十一章 | 述主訓詞感人悔過 | 得永生道認罪回家 |

第十二章

救飢荒又生瘟疫

醫病死不解仇讎

第十三章

狹路交談奸謀畢露

機心百出本黨懷疑

第十四章

善惡分趨家庭成陌路

聰明自誤詭秘樂愚蒙

第十五章

愛虛榮會場受窘

除容飾寶物猶存

第十六章

鮑德山細訴冤情

羅麥娜巧逢外室

第十七章

起貪心提多賣友

逢辣手李羅遭刑

第十八章

首領紛爭黨與民同看火戰

機緣巧合父與子拌死河濱

第十九章

動哀情隻身浮海

救瘟疫村民立碑

第二十章

薩氏成仁犧牲同十架

特沙蒙救母子慶更生

亂世女豪

第一章

一四九二年，即哥倫布尋得美洲的時候，有一天清晨，意大利佛連色城中，一座大宅（前詩家但梯 Dante 曾住此宅）外的走廊下，有一青年睡在地上，身穿破舊衣服，手指上帶一極耀目的寶石戒指，却巧一負販客經過，見之，很爲詫異，就放下他的針線首飾等物的擔子，指著青年說：『你衣服如此破舊，手上帶這貴重寶物，睡在此地，是何等危險！三年前，我曾遇見一死人；他帽底下藏些鈔票。我拿來替他置辦衣衾棺槨，安葬後，又把餘錢替他做些好事。今見你這般光景，莫非也遇到死人得了他的遺物麼？若果如此，應當將他收殮，切不可白用人家的錢財。』青年聽了，渾身發抖，勉爲鎮定說：『我是一個博士，才由海面登岸，十分困倦，因見此地安靜，暫且休息。請問何處有價廉可靠的旅館？』販客答。『有，我同你去。但你怎樣謝我？還有一句話，不要見怪，你若拍賣物件，我須得優先權，幸勿

便宜了別人。『青年說：可以。』

於是兩人同到佛連色街上，見全市停止交易，很爲驚，呀互相悲歎說：『難道城中出了甚麼怪事？』一賣菜婦人隨口答說：『我們的首領麥德西羅仁叟 Lozeg D e Medici 去世了。恐怕我們這城的末日已到，如何是好？』販客說：『不妨』。又對青年說：『她有一個女兒專賣點心，你腹中飢餓，可向她那裏尋找食物。』說完，就擠入人叢中去了。青年自探索衣袋，暗想我沒有錢，怎麼可得早餐？此時賣菜婦人東瞻西望，一味探聽衆人的談論。她的女兒，本是替她看守驢作餵料子及驢子所馱的牛奶麵包等物的，却巧此時在那裏打瞌睡。驢子早將白菜當正在大嚼。青年見了，呼叫說：『驢子吃菜。』那賣菜婦人就跑來噓呵噓呵地趕了一回。青年轉眼看見那村女，年約十五六，頗俏麗，但很疲倦的樣子，好像早起從遠方來的，且見驢背上食物不少。他不能忍耐，就輕聲呼說：『好姑娘，對你不住，我有一言冒犯，苦無錢買物，腹中飢餓，可否賜我牛奶一杯？』村女被驚醒，四面一望，見討牛奶的是一美貌青年，身上頗襤褸，心存憐恤，就遞給他牛奶一杯，及稍許麵包。青年和

悅顏色地連聲道謝，並問說：『這些食物，是你自己早餐省下來的麼？』村女說不是。青年正在喫喝，忽有一種怒聲從背後來，說：『你是何人，竟敢與我女交談，速走……否則我當奉以老拳。』又罵他女兒說：『特沙（Tessa）你這蠢物，彼此不相識，有這老臉送人食物。快把這些收好，不然，即該打死。』青年一看，就是那賣菜婦人，無法剖白，退後呆呆立着。見那村女臉紅低首整理物件，心中十分慚愧。

此時販客，同剃髮匠倪和走來，指着青年說：『你看他相貌無異希臘石像，但衣服破舊，手上的戒指甚是貴重，倘我們首領羅仁叟尚在，必要買這寶物。』又笑對青年說：『我見你已早餐，現有剃師在此，可為你整容。有一言你要牢記。若拍賣衣物，先讓我百蕊泰揀選。』說完，又擠入人叢中去了。

青年與剃髮匠倪和閒談說：『你們首領是否已死？』答說：『是的，我看你相貌像希臘人，說話又像羅馬人，究竟何故？』青年說：『我祖籍希臘，我父……（說至此忽然停止，後再說。）我受業在意大利某博士門下，畢業後隨之出門，不幸渡海遇險，除隨身帶着寶石數粒外，餘物俱沉入水中。那時我性命雖保全，但無路可走，想

到羅馬去謀生活，因遇一修道士勸我說：「羅馬那裏的博士生活很難苦，此去恐沒有好際遇，不如到佛連色城，既可謀事，更可賣你所有寶物，因那城的首領麥德西羅仁叟最愛人才，且最愛寶貨。」不料運氣不佳，我才到此地，首領已死。」倪和說：「不妨，難道西瓜過時，所剩的盡是木瓜麼？佛連色是人才聚集之地，亦不少愛才官紳，像你這樣人，不怕沒路，不過此地風俗厭惡鬚鬚，必須剃去，方可謀事。」

亂世女豪

青年暗想倪和執業雖微，頗有程度，必甚廣交，即說：「承你指教，即請爲我剃去。還有一事奉懇，我有翡翠白玉金剛鑽石等，足般一位王后的裝飾，不知佛連色城中有沒有富戶可以拋賣？我想先當去手上戒指以應急用，不知當與在何處，你能導我前往麼？」剃匠說：「待我想個法子，——你不必去找當典。現有財政大員斯喀拉，他能受你戒指，必肯給你重價。其爲人誠實，初來此地時很貧，後因品行好，官階名譽日漸升高，平日最喜幫助青年，我同你一往。」青年說：「他是貴官，我等怎能見他。」剃匠說：「有我介紹。但此時首領初死，他要料理喪事，未必得閒，大約一月後當可得見。現在我可帶你另會一人，他若願意助你，即不必再

找斯喀拉。此人名巴多，也是博士，且是斯喀拉的好友，家中寶物很多，珍藏手鈔有名古書亦不少。生有一女，名羅麥娜，美貌勝蓮花。』青年說：『不知那蓮花的父親果愛我寶石麼？』剃匠聳著雙肩說：『不能不能，他有兩個緣故，一，盲目不能見物，二，無錢不能買賣。但他若肯助你，不必定在買你的寶物。』

此時剃匠倪和昂首忽說：『咦！我的二位老主顧來了；一金匠，一畫師，或者他們能收你的戒指也未可知？』

倪和先呼金匠說：『杜訥拉先生，今日天氣晴朗，出門游逛，何等快樂。你來得真巧，賽如麵包遇到奶油了。這位青年希臘人，因渡海遇險，各物都遭失落；只有寶石數粒幸帶身邊，內有一戒指，真可作為王者飾品哩。』

金匠問說：『這青年是誰？』剃匠說：『阿呀！很可笑，他的名字我尚不知道！』即轉問青年尊姓大名。答說：『我姓梅，名提多 Tito。』就除下戒指遞與金匠賞鑑。金匠接着，低頭細細把玩。

5 那畫師在旁，一言不發。雙目炯炯注視提多的面，顯出一種耐不住的樣子，對

6 他說：『我正要畫一個賣耶穌的猶大，畫了許多稿子，總不能得他的真相。尊容

如能借我一臨，我當酬洋十元。』提多聽了，怒形於面，說：『彼此初次相見，忽出此言，是何道理？』畫師說：『請你不要動氣，因我看你面貌極其完美，口帶笑容，不顯詭詐，眼活潑不受威嚇，雖治死刑，必能不改常態，猶大非尊容不合，故欲奉借一臨。我並非拿你當作猶大，你既不是賣主，又不是假冒爲善，自可以成聖人，成勇士。不過時運不濟，現在未得相當的職業。我的意思，勸你借我一臨尊容，賺此十元聊以補助旅費，也是好的。』此時提多雖不回答，但面貌已稍和緩些。

女

金匠聽了畫師的話，忽起疑心。就問提多說：『如此貴物，你到底從那裏得來？』提多說：『一年前在意大利南方，爲我義父所賜。此紀念物，向不離身，但今爲衣食計，不能不出押了。我意此時暫押，作爲零用，將來賣去他項寶物，仍要將此物贖回。』金匠說：『此戒指足值萬金，可否以千金押在我處？』提多應允，就將戒指押與金匠。

提多以所押得的錢製衣服，裝束成公子模樣。剃匠陪他到巴多住宅。提多見那

房屋雖舊式，佈置極幽雅，內多古董，不知出何朝代，光彩奪目，再進。就是巴多的書房。剃匠呼說：『巴大人，今日我引見一位朋友，他名梅提多，是希臘博士，文才高，知大人缺少書記，故特奉薦。』又將提多海中遇險的事說了一遍。

此時巴多的女兒羅麥娜 Romola 靠近父身，正在寫信，一見提多，甚爲驚異。原來他父親的朋友都是年高髮白，少見如此青年美貌，因此觸動心事，想起他的胞兄，看破世界，出家修道，已有數年不通音信。又因提多的丰采，想起當年胞兄的面貌，和臨別的情景。且因想起母親在世父親眼未瞎時，家中非常熱鬧，今日家中何等冷落，口中雖未說，心中却潮水似的暗暗在那裏翻騰。此種情節，巴多那能想到。這就是剃匠靈巧之處，不肯輕意將提多的年紀說出，因恐說出，就未便與巴多的女兒一處做事了。故巴多竟不知提多是何等樣人。但說：『梅先生請坐。你看我健目失明，禮貌不周，一切尙求原諒。』提多謙遜了一回。

巴多對剃匠說：『老倪，稍待片刻，爲我剃頭。』

又問提多說：『梅先生，你從希臘何方來？我想希臘自國人戰勝以後，壓制人

民，不得造就學問，此等政策，強暴已極，先生的學術，不知得自何處？」提多答說：『我雖希臘人，實生於意大利，所得文學亦從意國學成。』巴多說：『原來如此，此乃你的大幸福，我聽你聲音，似乎年齡尙少。』答說：『是的。我二十三歲。』巴多此時忽雙眉一皺說：『我兒若在家，與你年紀相仿，我想你家庭教育自是很好，你父亦是一個博士麼？』提多有欲言難言的樣子，囁囁嚅嚅勉強說：『我有一義父，係意大利人，富有文學，著書很多。祇……因……渡那波利海到希臘時，遇險落水。』巴多說：『可惜可惜，你義父那時到希臘去，想必是職務被聘麼？』答說：『沒有，我義父因為要編一史記，特往希臘探訪古蹟，以便作為古時文化的證據，不幸竟遭此難。』巴多說：『如此，你義父平日筆記必多。』答說：『有的，可惜都沉海底，現在祇有我腦中記憶寥寥數種罷了。』巴多說：『此事亦不很容易。你可將你義父筆記細心默出，印書行世，庶不負他一生心血。我亦當助你成功這事。我少年時記憶力亦靈，今年老，兩目不見，專靠小女代為書寫，她記憶力亦好，不過在小事上還要忽略。你既能述義父筆記，為人精細可知，我願聘為書記，

未知你意如何？」答說：『願意的。』

巴多的女羅麥娜此時方十六七歲，聽父親這番言語，不禁臉紅呆立，自念願此人能稱職，不錯一事，免父煩惱，我亦心安。提多回首看羅麥娜，微作笑容。那幽閒貞靜的羅麥娜，亦似有歡迎的意思，以爲從此可得書寫上的幫助了。

巴多又問說：『梅先生，我想你希臘丁文字，自必明曉。』答說：『是的。』

『巴多說：『如此甚好，我們可以交換協助，我助你筆述義父遺作，你助我編輯史學哲學。』提多說：『這是最樂從的。但久聞令媛才能出衆，我在此地徒然獻醜。』說時，眼灼灼視羅麥娜。她接口答說：『梅先生，獎我太過了。我隨侍父親，什麼也不能做。』巴多說：『先生不用多謙，小女雖略有理想，論說之才，總嫌薄弱。我的兒子，人很聰明，不過——離家已多年了。』

巴多向提多說：『我聞你有寶石數件，曾經金匠鑑別，一戒指可值金洋萬元，是的麼？哈哈，有此大價。前土耳其擄人勒贖的數目亦不過如此。』提多聽了，觸動他的虧心事，而上忽然變色。幸巴多目盲不能見，羅麥娜亦未留意，祇有他自己

覺著難過罷了。

忽有一老人推門進來，年與巴多相仿，貌很威嚴。巴多一聽他的咳聲，就呼老友來了。又對提多說：『這位是佛連色城審判廳長李羅 Zello先生；若你知道法律，爲他辦事，佛連色城各處名勝，必可走遍。』

亂 世 女 豪

李羅注望提多，似曾相識，直言問說：『原來你就是希臘人提多麼？』提多答了一聲『是。』幾乎魂飛天外，私想他怎樣認識我的，莫非我的事他都知道麼？提多因此心中很難過了一回。但是李羅並不再問提多什麼。却作憂色對巴多說：『羅仁叟今已安葬，他兒子承受父職，雖然沒有什麼不合，但是少年躁性未除，不能和衆，以致各黨部都有排擠他的意思。我因此很爲佛連色城耽憂。』

此時提多不便插言，就向巴多行禮告別。巴多回了禮，並囑說：『請明日九句鐘來此。』提多答應一聲，隨即出門去了。

李羅問巴多那希臘人從何地來。巴多說：『他是一位博士，因渡海遇險，行李盡遭沉沒，無家可歸，我得知他年少有才，已聘爲書記了，他身帶寶物幸未遺失，